旧时明月

□ 吕大郎

母亲在北方生，在北方长，在北方嫁人、生子，又渐渐地老去。守着海边的那座小城，誓要一辈子不离不弃的样子。如若不是因为我，或者也不会60岁这一年来到我生活的这座南方的城，它湿漉漉的，虽也光怪陆离。

母亲定是不太适应的。这里的楼太高，这里的话太软，这里的风太温，连这里的霓虹都太过闪烁。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讲过。只那一日，陪她散步回来，淡淡地又似自言自语地说道，这里连个月亮看到也难，声音低得几听不到。那一日是旧历的十四，月亮隐在厚厚的霾中，远处的天空却被染成淡红色，是那高耸的大厦的灯光。

一时之间，眼底有些泪泛了出来，已过了伤春悲秋、顾影自怜的年纪，那些乡愁似亦许久不曾牵扯过我。却也瞒不过母亲的这一句。

那时候，我还小，母亲亦年轻，常常会在夜空下看星星。一条漫漫天河从头上横贯去，一边耀眼明亮的一颗是织女星，一边一颗稍亮、左右两边微亮的，是牛郎挑着担子，担子中是两个尚咿呀学语的孩童。这是母亲说于我的。几十年后，除了北斗七星，我也依然仅识牛郎织女星。

不知是不是因着母亲生于七月初七这一日的缘故，小时听的牵牛织女故事最多。父亲亦极喜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。也是小时，母亲曾告知我，七月初六这一日，定是要下小雨的，那是王母给织女派了太多活儿，若做不完，则下一日无法与牛郎一年一日相会，因而急哭了。那时的我，定是恨极了王母。

前两年，暑期返乡，也有点给母亲做生日的意思，连着几年初六一日都未曾下雨。后来终于忍不住问起母亲，母亲叹了一句，也是淡淡地说道，织女也老了，哪里哭得动。她答得轻，我听得惊，一转眼看见母亲鬓角的白发，眼泪却也又要滴下来。

虽则雨不下了，但母亲还说过，初七这一日，是一只喜鹊也看不到的，它们都去给牛郎织女在天河上搭鹊桥了。小时对母亲的话信之凿凿，再大一些不免不屑，这一二年反倒童心又起，也不知是有什么理由，竟刻意观察起来，果真寻常极多的喜鹊，这一日一只也不曾觅见。始信，年少时的爱，或者到老也有它的温度。

这样的日子，定是看不到月亮。小时是雨过天阴，那未下雨的几年，竟也未见，颇为奇怪，许是刻意未见也是有的。初六初七的新月，窄窄一条，怕也是不好看，如何都抵不过十五的月。

十五的月，却也要数八月间的那一个了。北方的八月，天已微凉，男女大小长衫长袖便要裹起，又大又圆的月亮明晃晃地挂在空中，竟也多添了几分凉意。那一日的月下，一张圆桌，摆满了各种瓜果，还有月饼，香炉里面燃着三支香，我守在旁边。直到月亮从东升至头顶，照到瓜果，直到香都燃尽，是为月月。那前一个月做动词用。要月的，自是蟾宫里那孤寂的一位了。彼时月月，极为虔诚，却也常怀期待，思忖着一不小心，或者可见嫦娥一面。因虽小，也乏，却也能守到尽头。但，一次也没有。

若干年后，我再不存这样的念想，却蓦然发觉粗犷质朴如我故乡人，竟也有这般诗意浪漫处。旅居南方久，小桥垂柳伴流水看多，软语吴侬听惯常，心思却愈发沉闷，缺想象了。却也明了，旧时月如汉时关，终是时不我待的。城关会被雨打风吹消磨尽，明月却会伴潮又再生。纵是心上在这座灯红酒绿偌大城封了太多尘土，心底却终有一轮明月，想着，也不免释然坦然。收了将要滴出的泪，还有将要溢出的情，慢慢地陪母亲踱回去。像是自言，又像是

说给母亲听，明儿十五，或者就有月亮看呢。

流年

世说

还 席

□ 马 卫

到了年底，我又发愁了：年末，这还席的事总让我不爽好久

按照规矩，同学间年末要走动走动，联络一下感情，增进一点友谊，你吃了别人的，得还席。但近年来，时风陡变——这聚会成了拉关系的场合，而且相互攀比。你请三星级的酒楼，我就来四星的宾馆。当然，那些下岗的同学，在基层工作的同学，是没有资格参加的。而我逃不了，他们说：全班就出了你这么个作家呵，你装什么大？

我装什么大？我不过是个码字匠罢了，凭着一枝秃笔为生。在稿费二十年不涨的情况下，生存有多艰难？恐怕谁也不知道。

不想还席。一想到还席，我的气就来。

那年，我们到一位高中同学家。这是位女生，很文静的，丈夫有份工作，是机关的小职员，她自己在粮站，后来粮食系统垮了，自己开个理发店，因为半路出家，手艺不好，加上居住区都是普通家庭，价也提不上来，收入极低。还要赡养双方老人，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。因为知道她的家境，所以去了后也尽量让她少花钱。

想不到，开始吃饭，喝的是本地诗仙太白酒，也算名酒了。大约主人家没有想到这些人喝酒利害，准备不足，不到一会儿就没有酒了。这时，一位当个体的同学说："把我提的五粮液开了，同学聚会，得喝好酒！"

这位当东家的同学夫妇的脸一下就红了。

接着，又一位当官的同学说："你提的就别开了，我办公室多得很，我叫司机马上送几瓶来！"

我差点拍桌而起，这酒绝对不是他花钱买的。几瓶酒，几千块钱，对这位同学算不了啥子，但本地区的低保当时才每人每月九十块钱呢。

我难过极了。

这对夫妻自然更加无地自容。他们后来说——为了这次还席，还悄悄找人借了钱，买来诗仙酒，红塔山烟。想不到，这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档次。他们喝的是五粮液，抽的是玉溪或中华。

我听到那瞬，泪在眼眶内打转。

我从此不再参加同学的聚会，不管是大学的，中学的，还是小学的。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谣言，说我写了几篇破文章，以为是名家了，不和他们交往。其实，我内心的苦无处说。

我是个农民的儿子，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，就开始负担父母的生活费。那时女友的弟妹还小，她也来自农村，我们每月都要固定抽出若干工资寄回家。后来有了孩子，负担更重了。我不抽烟，爱好就是买书。每次在新华书店，有好的书，却不敢买，因为手里没钱。生活过得紧巴巴的，从没宽松过。

每次还席都让我很紧张一阵子。

现在经济条件好多了，但我仍然不愿去还什么席，因为我看不惯有钱的在那儿冒皮皮，有权的在那儿显摆，更看不惯有一两个几十岁了还发嗲的男女生。

我不吃别人的，也不用去还席，让生活更多一点真实，更多一点轻松。

摄影师进村 苗 青摄

吝啬老妈爱种花

□ 秦文竹

老妈年轻的时候学植物专业，又教了20多年花木养护，非常喜欢花木。但她又是节俭了半辈子的人，在养花方面也舍不得花钱。我曾想买几盆送她，她却坚决不肯，"花你的钱我也心疼。"

一天，老妈发现有人把品相不好的吊兰扔在了小区的垃圾桶旁边，叶子又黄又稀疏，半死不活地耷拉着。老妈却兴奋起来，把两盆花都抱回了家。回家后，她找了两个大花盆给吊兰换上，施肥松土浇水不断，殷勤照顾。几周后，吊兰居然缓了过来，长出嫩绿的新叶。

从此之后，老妈就迷上了"捡花"。在小区里遛弯儿时，她总不忘看看垃圾桶旁边有没有被人扔掉的花。结果真的被她陆续捡了几盆，有生了虫的扶桑、奄奄一息的芦荟，还有植株稀疏的鸭爪木。

这下老妈来了精神，整日在家照顾花。得益于专业知识和辛勤照应，老妈捡的几盆花居然都长得欣欣向荣。老妈得意起来，时不时地和邻居们炫耀几句。没多久，街坊四邻都知道老妈善养花。就有人把自家长势不旺的花送给老妈，"我怎么都养不好，你养着没准能开花！"家里就又多了两盆秋海棠和一盆蟹爪莲。

一次老妈去楼下邻居家打牌，发现那家养的几盆对兰开得十分娇艳，心里就喜欢上了。可她又舍不得买，就时常到那家去看。看了几次，那家主人见她实在喜欢，就摘了两个种球送给她。老妈捧着种球回了家，精心种在花盆里，次年深秋，两盆对兰都开了花。老妈喜滋滋地给二姨打电话，"我养了两盆对兰，一盆开红花一盆开黄花，每次都开一对儿花，可漂亮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分钱都没花！"

后来又有人送给老妈几支龙骨枝条用于扦插，也被她养活了，如今已长了一人多高。还有人送她几枝穿心莲枝条，照样长得生龙活虎，被老妈分了三盆种养，时不时就摘些嫩枝拌凉菜吃。

老妈不花钱就养了一屋子花，但她仍不满足，吃了外面买回的黑枣觉得味道好，就动了种黑枣的心思。她把吃剩下的黑枣核当做种子，在花盆里种出了黑枣苗。可惜的是，由于种养方法不当，黑枣苗只长了筷子那么高就死掉了。老妈毫不灰心，又把吃金橘剩下的核种上了。这一次，她请教了种过金橘的朋友，终于种出了四盆金橘，深绿的枝叶长得蓬蓬勃勃。

受老妈影响，我也喜欢花。在北京工作后，我在花市买了很多花，放满了整个阳台，可惜却死掉大半。老妈对我养花的情形极为不满，经常在电话里说我浪费钱。

不久前，老妈进京看我。一到家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动手拾掇起我的花来。一些枯萎、烂根的花被她扔掉，混杂着石头的土被她用小筛子筛过，大小花盆被她依次挑拣，最后在合适的花盆里装进了合适的土移栽了合适的花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用做豆浆剩下的豆渣自制有机肥。在老妈的努力下，我的阳台出现了一片姹紫嫣红。

老妈人在北京，心却一直惦记着老家的花。每次给老爸打电话，都要提到她种的花，特别是那几盆金橘，总要特别嘱咐几句。老妈还时不时地嘀咕，"李家老太太说开春以后要送我几苗辣椒，不知她还记不记得？回去后要想法提醒提醒她。"

乐活

买一支体温表

□ 梅承鼎

年纪大了，家里那支体温表太细，上面的文字和刻度更小，看起来十分吃力。于是，我打算去买一支大点的体温表，免得看起来眼睛受累。

我走进一家药店，女服务员很热情。我问："有体温表吗？要字迹大一些的。""有。"女服务员回答得很干脆。不一会，她就取出一支特大号的体温表。我接过一看，不错，其体积比普通体温表至少大一倍，字迹也大多了。女服务员说："这是最大的，最适合老年人。"

我问了价。她说出的价格，让我吃了一惊：以它的价格，可以买三支普通的体温表。我正犹豫间，女服务员说："大叔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价钱贵点，人家货好。"说得我动心了，正准备付款，我突然说："不好意思，我要试一下。"女服务员笑道："我还没听说过，买体温表要先试的。"我坚持："那就让我开个头吧！"

我把体温表往液下一夹。过了一会，我取出体温表，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："乖乖！37.5摄氏度？"女服务员有点幸灾乐祸了："大叔，说明您发烧了，顺便买一些退烧的感冒药吧。我们这里的感冒药有好多种……"这女人敬业，随时都想到推销药品。

我摇摇头："不，我没发烧，也没感冒。"

女服务员冷笑一声："没感冒？没感冒怎么会到37.5摄氏度？肯定发烧了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"

她一句话，还真的让我有点糊涂了：有时候的确是旁观者清。但我还是坚持己见："请再拿一支体温表给我试试。如果还是超过37度，那我真的感冒了。"

女服务员很不情愿地又给我递上另一支体温表。我又量了一阵，取出一看，体温表上显示的是35.2度。我想，也许是我太心急了，可能时间还没到。于是，我重新把它夹回腋下。

这期间，女服务员来来回回做了两趟生意，见我傻傻地坐着，就催促道："该看表了！"我取出再看，还是35.2摄氏度。我把体温表交给女服务员，说："前一支量出37.5摄氏度，这一支却量成了35.2摄氏度，你叫我信哪一支？"

女服务员手握那支体温表，左看右看，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我。

我站起身，轻声说："我在卫生系统待了三十几年，如果连自己发烧了都不知道，哪岂不是白活了一个多花甲！"我掀开门帘，走出店门。

其实，有些旧观点还真要更新。比如便宜没好货，难道价钱贵就有好货？还有，在商店购物付款之前，你还要试试它的质量。不要，等到事后再来退货，那就会闹出许多的不愉快来。

域外

精打细算瑞士人

□ 于永海

来到瑞士巴塞尔，给我最明显的感觉便是"富"：瑞士人的收入普遍很高，月平均工资可以达到4000多瑞郎，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。

沃尔夫是我一个朋友留学时的同学，通过朋友的联系，我来到巴塞尔便直接找到他。沃尔夫性格很阳光，刚一见面便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他说他很喜欢中国，而我是第一个住到他家的中国朋友，所以，他要用最好的饭菜款待我！

为了照顾我的口味，沃尔夫邀我一起去超市买菜。走出他家不远，我便看见一家规模不小的超市，可我刚想推门进去，却被沃尔夫拦了下来，他说："这家超市太贵，我们再往前面走走。"就这样，我们一连路过了三家超市，沃尔夫都没有进去。就在我心中越来越纳闷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已经来到了瑞士与德国的边境检查站！

见我一脸的疑惑，沃尔夫笑着解释道："没错，我们要过境到德国去买菜。""买个菜还要出国啊？出入境会不会很麻烦？""怎么会呢，你只管往前走就好了。"果然，我们经过检查站时，没有人上来检查证件或是进行盘问，轻轻松松便越过了边境线。

到了德国境内，只见几个大型超市排着队一样整齐地坐落在我们面前，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超市停车场里的车竟然大部分都是瑞士号牌。想想沃尔夫的做法，再看看这些瑞士人的车，我的心里竟然冒出一个想法：难道这些超市是专门为瑞士人开的？

进了超市，我和沃尔夫开始采购起来。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买了一些肉、几条鱼、一些蔬菜和几瓶啤酒，一共花了86欧元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问沃尔夫："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要到德国的超市里去买菜呢？我看瑞士这边的超市并不少啊，比如咱们今天买的这些菜，我们路过的你家附近那几家超市应该都可以买到吧？"

沃尔夫神秘地一笑，说道："是可以买到，但价格却贵了太多。"沃尔夫一边说，一边拿起一块豆腐："在我家附近的那几家超市里，这么大的一块豆腐要4欧元左右，而在德国的超市里却只要1欧元多一点，足足相差了3倍多。我们今天买的这些东西如果在我家附近的那几个超市，至少要200多欧元呢！"

"相差那么多呀？"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"是啊，瑞士的收入水平比较高，所以物价也相应比邻国高出不少。为此，很多瑞士人都选择去周边的国家买菜、购物，有的去德国，有的则去法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，离边境比较远的人甚至不惜驾车前往，因为即使算上燃油的费用，出国买东西还是要划算很多。"沃尔夫详细地解释道。

"不用那么麻烦吧？瑞士人的收入都这么高，还在乎这几个小钱？"

"怎么能不在乎呢？诗人萨迪曾说过：'谁在平日节衣缩食，在穷困时就容易渡过难关；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，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。'我们的收入是固定的，但支出却可以控制，如果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同样的东西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？生活必须要精打细算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永远将饥饿关在门外。"沃尔夫认真地说。

回到家，沃尔夫忙着做起了饭。我本以为他会把今天买回来的东西做成一大桌菜，谁知他却只是做了一荤一素两道菜而已，并表示其余的菜是要慢慢做给我吃的，一次性做得太多也是一种浪费。

开饭了，沃尔夫举起酒杯热情地说："于，欢迎你来到瑞士，希望你在这里过得开心，干杯！"我一边和沃尔夫对饮，一边想道：瑞士人虽然富裕，但却不骄不奢，时刻将节俭牢记在心里、付诸于行动，甚至连买菜这样的小事都要精打细算，他们的想法和做法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